

### “要把洋山港建好”

上海解放后,叔叔任华东局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举家迁入多伦路30号。6月7日,叔叔在上海主持召开国防建设会议。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考虑和布置解放台湾的工作。由于解放台湾的任务重大,他曾建议由林彪、刘伯承来指挥,但毛主席说:“不要变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还是由你来承担吧。”

7月1日,陈毅和叔叔等一起参加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个纪念党的生日全市大游行。7月12日,叔叔率三野指挥机关,由上海移防南京,接替二野的防务。

之后,叔叔身体不好,尽管住在北京,但他喜欢来上海看病。他每次都把看病疗养当作调查研究的好时机。1956年底,叔叔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其间,他又到杭州、无锡、苏州、舟山视察。1957年1月15日,叔叔5点半就起床,准备到余山考察。天在下雨,气象预报余山附近有8级大风。陶勇司令员、彭德清副司令员劝他改日再去。叔叔说:“8级大风算什么,我们几次渡长江都遇到类似情况,不是也过来了吗?”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才决定改去大戛山。9点40分起航,天气越来越坏,风雨交加,还下起了雪,视线很差。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去铜沙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看见。返航时,因吴淞口雾大,不得临时抛锚,待大雾散后才上码头,下午5点1刻才回到住地。

在军委工作时,叔叔视察了全国的海港,尤其是上海,最后他提出一个方案:新中国刚成立,家底薄,洋山港非常好,但投入大,先建北仑港,分担上海港压力,一旦家底厚了,再把洋山港建好。如今他当年提的方案实现了,现在的洋山港对上

## 我的叔叔粟裕大将(下)

◆ 粟刚兵 口述  
刘雪芹 整理



▲ 粟裕



▲ 粟裕与家人

海的确贡献很大。

### 一位军事家的“文房四宝”

叔叔作为军事家,有他特殊的“文房四宝”,即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他有一个非常旧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点,他一直当宝贝收着。四样东西里,他最喜爱的又数枪和地图。

战争岁月里,叔叔枪不离身,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他也总佩戴着左轮手枪。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但他仍然爱枪。战斗中缴获的枪、我国制造的枪、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他保留了好几支。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他的儿子戎生说:“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由于他左

手残疾,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的射击了。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珍宝”。“文革”开始后,根据中央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缴。叔叔把枪精心擦拭好,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要。”

叔叔爱地图如命,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个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起来。住在老百姓家时,有的人家房子小,也比较矮,只好从地上沿墙壁挂到梁上。他不仅挂军用地图,还挂全国地图、亚洲地图乃至世界地图。一挂好地图,他就在地图前反复研究起来。他的脑子也是活地图,对地形、地貌、道路、桥梁、江河、湖海、城市、村庄、民情、风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连哪里有个坟包都记得。同时,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也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

叔叔爱枪、爱地图,不仅仅是对

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旦。

### “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叔叔同婶婶平时谈话,多是谈形势谈工作。婶婶曾嗔怪说:“你就不能谈点别的?”叔叔风趣地说:“我们是革命伴侣嘛,经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岂止如此,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如同“军事父子”。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军人气质,要求孩子“吃饭不可挑食、夜行军不可啼哭、饥寒不可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喝斥。他从不让家属坐他的公车。有一次,他让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地方看戏,离家很远。他按时坐车走了,让他的儿子寒生和我骑车过去。我们骑了很长时间,出了一身汗,到场时戏已开演。叔叔让我们先冲个凉,他到旁边的小卖部给我们一人买一件汗衫,让我们换上。他说:“去看吧,还能看到一点。”

戎生两岁多时,叔叔教他学游

泳。他让戎生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戎生不敢下水,叔叔就一下子抱起来把他扔下水。戎生五六岁时,他送给戎生一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小手枪,并告诫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叔叔生前留给戎生的最后嘱咐,也是关于工作的,他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

叔叔对我也严格要求。当他听到我读高中后,虽然功课比较好,但仍是“捣蛋鬼”时,心里十分不安。他认为,这同我长期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在祖母的溺爱下成长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决心让我转学到北京读书,以“严加管教”。1959年夏天,他就把我带到北京。

暑假里,叔叔亲自为我、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安排了学习、劳动和文体活动。后来,我放寒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有一次,他说:“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可以到农村去看看,特别是到老根据地去看看,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

1964年夏天,我到苏北地区过了一个暑假。回来向叔叔汇报在苏北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新四军巧妙杀敌的故事,特别是在南通芦港疗养院里,向一位被人们称为“双枪老太婆”的游击队长张妈妈学会了几首民歌,其中一首的前两句就是:“毛主席当家家家富,粟司令打仗仗胜!”叔叔立即不让我再说下去,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多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多少?烈士们的家属与遗孤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结果我一条也没答出来,他狠狠地批评我说:“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

(选自《上海滩》杂志2017年第8期)

##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 15.叶澄衷与朱葆三

我们再认识两个中国人,一个叫叶澄衷,另一个叫朱葆三。

1840年,叶澄衷出生于浙江宁波府的镇海县,他是货真价实的宁波人;八年后,朱葆三出生于浙江嘉兴府的平湖县,随后,随父亲落籍宁波府的定海县,他是有点走样的宁波人。两人先后来到距离宁波不远的上海,开始各自人生时,或没有起点,或起点不高,但在这个雄奇且诡魅的条约口岸里,却分别做成了巨商,而且被归于一个伟大的商帮:宁波帮,这是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上海,后来成为世界第六大都会,是凭借着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力量,还凭借着历史命运中的无数巧合,毫无疑问,巨商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巨商也可能是最具巧合意味的人群。巨商,本是拜物教的最高级信徒,但叶澄衷与朱葆三的许多作为,让口岸上海获得别样注解,在上海前夜里,他们成为一种特殊启示。

先说叶澄衷。浙江宁波人,这是比较宽泛的说法,比较精准的说法是:祖籍宁波慈溪,生于宁波镇海。朱葆三呢?也是浙江人,来历相比叶澄衷要来得复杂一点:祖籍浙江台州府的黄岩县,出生地为嘉兴府的平湖县乍浦,随后,跟随四品官级的父亲落籍在定海县。我找到了两人的一个共同点:全是浙江人。

后来,当叶澄衷与朱葆三分别做成宁波帮中的带头大哥,成为上海工商界中说一不二的领袖级人物时,追本溯源,那与他俩的出生之地应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浙江宁波人在经商上的历史背景,浙江宁波人在经商上的独特天分,使他们作为北方中国人,能够与南方中国人,即中国广州人一决雌雄;与此同时,宁波帮这个群体,以高出其他地域男女不止一筹的智商、情商,不仅推动着上海进入它的前夜,还直接将上海送进了“黄金十年”,当然,这是后话。这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第二个共同点。

叶澄衷出生于1840年,去世于1899年;朱葆三出生于1848年,歿于1926年。尽管朱

葆三要晚于叶澄衷整27年才离开世界,但两人都出生在清帝国的道光年间,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出生的这十年,正是道光皇帝被他绝对不屑的“红毛番鬼”深深折磨的十年,他们也许都没有感觉到发自道光皇帝内心的阵阵绞痛,却全都分享了因红毛们的骚扰而使得清帝国不得不开放口岸后的那些实惠和快乐。这是两个人之间第三个共同点。

但两人的不同还是很多的,譬如家世背景。在宁波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叶澄衷只是个毫不起眼的野小子。六岁那年,失去了父亲,贫病交加的家庭,因此雪上加霜,又因此,私塾中,叶澄衷待了半年不到的时间,《三字经》大概背出一半不到,未来伟大功名的第一级台阶都没有跨上,更遑论对《春秋》、《左传》有自己看法,他便一切结束了。

11岁那年,为谋生,他不得不进入一家豆腐坊做个比童工好不了多少的学徒,还没有完全熟悉豆腐坊中那股好闻的气息,便与店主愠气而回到家中。镇海的家里又怎样?空空如也,一贫如洗,他知道,他的人生必须有一个改变,问题是怎么改变呢?

朱葆三的情况要比叶澄衷好上许多。他出生于不是宁海如叶澄衷般的荒山野岭之地,而是乍浦兵营。朱葆山的父亲,亦不是叶澄衷父亲那样一穷二白的宁波山地农民,他父亲名叫朱祥麟,小小的史书如此记载:

年未冠,入黄岩营,习练水师,善捕盗。道光二十四年,由外委,补定海中营把总,升任右总,历署乍浦营守备,定海城营都司,护理右营游击,加五品升衔。敕授武翼都尉,诰封奉直大夫。朱祥麟升任定海城营都司到诰封奉直大夫。

父亲这段漫长的升迁过程,与朱葆三的诞生全然无关,只说朱葆三降生伊始,便落在一个五品官衔(后来是四品官衔)的家中,生活相对的优渥不是叶澄衷能够享受的。

再次回到叶澄衷身上。1854年,叶澄衷人生中第一颗救星升起:同村的倪姓老乡,从上海回老家探亲,母亲闻讯,登门拜访,央求他能否带上叶澄衷前往上海“学生意”?倪姓老乡倒是一个爽快人,他一口答应,不过,有一个前提,叶家必须置办好两笔费用:盘缠费和介绍费。

### 16.建造一个家

当邓子儒在朝天门码头的废墟中找到失魂落魄、神思恍惚的未婚妻时,他还以为蒯佩瑶被大轰炸吓破了胆。他上前去拥抱着她,但他发现这个即将做他妻子的女人根本没有渡过一劫之后爱人出现时的激动——就像美国电影中那样,投入他的怀抱失声痛哭,而他轻抚她的肩头柔声安慰她时,不要说蒯佩瑶的肢体没有任何反应,连她的目光也如死人般僵硬、冰冷。

那是一个让这对新人终生难忘的傍晚。太阳泣血,一团又一团地洒红了西边的天空,重庆城的血都溅到天上的残阳上去了。一些人在小船上用带钩的竹杠打捞浮在江面上残缺不全的尸体;一个妇人在江边发疯似的奔跑、嘶喊,一个孩子坐在码头的台阶上哭泣。刚才蒯佩瑶打算乘坐的那艘客轮船首扎进江里,歪斜在码头上,船的尾舱高高翘起,露出一个狰狞的空洞。汽笛不再鸣叫,渔船满载哀伤。这哪里还是平常渔舟唱晚的长江!

邓子儒看见蒯佩瑶满脸的泪痕,在沾满了尘土的脸上东一道西一条,把一张精致秀美的脸搞得凌乱不堪。他掏出手绢来递给她:“我们走吧,佩瑶,家里的也惨……”蒯佩瑶仰起头,看见邓子儒也是一张泪脸。这是她第二次看到这个男人流泪。第一次是她答应嫁给他时。

“家里?”蒯佩瑶诧异地问。“我老汉儿……伯父叔叔……一群堂兄弟、侄儿侄女……十八口人啊!”邓子儒蹲下来,嚎啕大哭。下午在家里时,他没有一滴眼泪。因为这个家庭只剩下他一个男人了。现在轮到蒯佩瑶来安抚他更加悲伤破碎的心了,她把他揽过来,让他伏在自己的膝盖上痛哭快快地哭。然后,她也面对东去的长江,大哭了一场。

月亮升起后来,两个人才相互搀扶着,穿过到处是断壁残垣、还在燃烧的城市回家。一些街道上还飘散着烧焦的尸臭,房屋在燃烧中发出哗哗破破的呻吟,有的房子在月色中像一个人形的骨骸,忽然“哗啦”一声就垮塌下来了。蒯佩瑶禁不住浑身发抖,双腿吃不住劲。她哀求道:“不要再走了,我们这是在重庆城吗?你要带我去哪里呀?”邓子儒说:“我要带

你回家。”“你刚才不是说家已经遭炸没了吗?”蒯佩瑶已经知道专门为他们建盖的小洋楼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她并不当多大一回事,仿佛那是别人的新房一样。现在,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的,她原来是多么渴望家的温暖和庇护。

邓子儒拥着妻子一样惊悚的蒯佩瑶,心中升起从未有过的豪情。“佩瑶,你听着,我会再给你建造一个家,我要重新恢复我邓家的产业。挨刀砍的日本鬼子,炸就炸吧,老子们不会虚火他龟儿子些。等丧事一办完,我们就举办婚礼。”“婚礼……”蒯佩瑶看着黑暗中的一处废墟,木然地说:“是的,婚礼。”邓子儒紧搂着自己的女人,豪迈地说:“跟从前计划好的婚礼一模一样。十八顶花轿来接你,新建一座花园洋楼等着你,炸坏了的英国钢琴,美国道奇车,我们再来;工厂、酒店、饭店,我们重建。请相信我吧,花儿谢了会再次开放,月亮缺了会再圆。我们的生活是它小日本炸不垮的,只要有我邓子儒在,就不会让你过一天苦日子。”

“哎呀,天狗来吃月亮了!”蒯佩瑶忽然一声惊呼。一场诡异的月全食在哀伤破碎的城市上空悄然发生,更加剧了它在遭受重创之后的哀伤、恐慌。一些人已经跑到零乱的街道上敲打脸盆了,老人们在破败的屋子里高声诵经,他们认为这可以驱赶吞噬月亮的天狗。

邓子儒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就要扬起婚姻的帆,狗日的日本飞机来轰炸了;我们刚刚在废墟上向往着花好月圆,天狗就把它一口吞了。难道我就那么背时?那时邓子儒不会知道,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个人背时的命运必定和一个人的爱如影随形,抱得佳人归是一种幸运,幸运的背后却常常隐藏着长江水一样日夜流淌的不幸。这一代人中,幸运只是人生的几处小小的人缀,像花儿开在荒漠里,让你对漫长的人生旅途始终充满希望,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多年以后他才会明白,天上掉下来的那些炸弹,不是偶然,而是家国命运;不仅夺人生命,还改变人生。

“没得事,我们不虚(怕)。”他紧接着蒯佩瑶,恨恨地看着天上那条讨厌的“狗”,把他的月亮慢慢吃了下去。

## 重庆之眼

范稳

